

TUSHUGUAN GUANLI YU ZHINENG YINGYONG

# 图书馆管理与智能应用

朱丽君 卫冉 肖倩◎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馆管理与智能应用

朱丽君 卫 冉 肖 倩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馆管理与智能应用 / 朱丽君, 卫冉, 肖倩著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9. 7  
ISBN 978-7-206-16182-7

I. ①图… II. ①朱… ②卫… ③肖… III. ①智能技术—应用—院校图书馆—图书馆管理 IV. ①G258.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54134号

## 图书馆管理与智能应用

---

著 者：朱丽君 卫冉 肖倩

责任编辑：李沫薇

封面设计：木舍予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昌信电脑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1.5 字 数：24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6182-7

版 次：2019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前 言

---

## PREFACE

随着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党和国家将以图书馆为重心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升到重要位置上。党中央明确指出：“新时期要加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信息已经成为政府、企业、科研单位的发展砝码，谁拥有可利用的信息资源越多，谁就有可能在发展的过程中占得有利的位置。信息就是财富，绝不再是虚言。而图书馆作为一个专门收集、整理、保存、传播文献信息资源的公益服务性机构，一个重要的知识信息集散地，有责任去为国家建设中的科学、文化、教育和科研工作提供更高层次的服务，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

当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将结束之时，我们综观现代图书馆管理的发展状况，会发现在科技快速发展、信息日益膨胀的今天，图书馆管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科技发展对图书馆的影响已经日益加深。这主要归因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使社会网络化、信息化得到推进，图书馆现代化管理的技术支撑已经齐备。另一方面，与图书馆管理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各种基础学科也已经快速发展，并与其他学科交叉，使图书馆管理发展的理论基础得到加强，现代图书馆管理的水平获得提高。因此，图书馆在继续加强馆藏资源建设，完善服务设施的基础上，以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管理思想为依托，正在迅速蓬勃的发展。

本书从图书馆的基本概念入手，在图书馆管理的基础上对现代图书馆管理体系的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图书馆管理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图书馆管理体系的建设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

#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章 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

第一节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	3
第二节 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 .....	14
第三节 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 .....	16
第四节 图书馆学相关学科 .....	19
第五节 图书馆学方法论 .....	24
第六节 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 .....	35

### 第二章 现代图书馆管理体系的建设

第一节 图书馆管理的历史进程 .....	47
第二节 管理理论与现代图书馆管理 .....	53
第三节 现代图书馆管理建设 .....	59

### 第三章 图书馆行政管理体系研究

第一节 图书馆行政管理概述 .....	69
第二节 图书馆行政管理的组织结构 .....	72
第三节 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 .....	75
第四节 图书馆财务管理 .....	81
第五节 图书馆的管理者与领导者 .....	85

### 第四章 图书馆服务管理体系研究

第一节 图书馆外借和阅览管理 .....	93
----------------------	----

第二节	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管理	95
第三节	图书馆文献检索服务管理	97
第四节	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管理	99
第五节	图书馆定题服务管理	100
第六节	科技查新服务	104
第七节	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	108
<b>第五章</b>	<b>现代图书馆用户教育管理体系</b>	
第一节	现代图书馆用户教育的基本问题	115
第二节	用户教育的一般步骤和方式	122
第三节	公共图书馆用户教育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126
第四节	高校图书馆用户教育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130
<b>第六章</b>	<b>数字资源建设</b>	
第一节	特色数据库建设	137
第二节	附书光盘管理系统	141
第三节	机构库的建设与实践	143
<b>第七章</b>	<b>移动数字图书馆</b>	
第一节	移动数字图书馆发展的必然性	149
第二节	移动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意义及应用	150
第三节	移动图书馆的发展现状及服务	151
第四节	超星移动数字图书馆	156
<b>第八章</b>	<b>云服务系统</b>	
第一节	云计算概述	163
第二节	云服务模式	166
第三节	流行的云服务	168

第四节	云计算在图书馆的应用与实践.....	169
第五节	“图书馆云”展望.....	171
<b>结束语</b>	.....	<b>173</b>
<b>参考文献</b>	.....	<b>174</b>

# 第一章 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





这一章，我们将论述图书馆学的若干基本问题，包括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体系、学科性质与学科特点、相关学科、方法论和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等。

## 第一节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按照本质主义的立场，每一门科学都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学科之间的区别取决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人们对大部分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大都有一个比较明确、一致的认识和认同，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人们对其的认识和表述却往往出现分歧或不一致。至今，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和表述，仍处在百家争鸣的状态。

许多人，包括图书馆界内和图书馆界外的人们，都毫不迟疑地断言：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工作。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事实上，从图书馆学诞生之日起，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成为人们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据统计，仅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就有50余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表述。这表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并非是不证自明和一成不变的。究其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一是图书馆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图书馆现象本身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图书馆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在信息时代它又将呈现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形态，图书馆的发展无止境，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发展变化着的；二是由于图书馆现象的复杂性，研究者因个人所站的角度、所用的方法的不同，所观察对象的范围有差异，也会造成结论的差异。

可见，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图书馆学最复杂、也是最根本的元问题，是图书馆学认识和研究的起点，它规定着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规定着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质，是贯穿图书馆学研究历程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研究的每一次进展，都带来了图书馆学整体的飞跃性发展，并因而促进了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不断更新与完善。

### 一、图书馆学研究的角度与方法

研究中外图书馆学的研究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发生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由对个体图书馆的研究，发展到对群体图书馆的研究，即对图书馆事业的研究。

第二，由只研究图书馆本身，发展到研究与图书馆有关的知识、信息及其组织等

问题。

第三，由孤立地去研究图书馆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发展到用整体的、联系的观点，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经济的、科学的观点去研究图书馆与社会、图书馆与文化、图书馆与人类信息交流的关系。

第四，由静止地看待图书馆，发展为将图书馆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有机体”。

第五，由单纯地研究图书馆学的对象问题，发展到找寻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第六，从近期图书馆学发展来看，信息技术对于图书馆发展与进步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大，由于数字时代图书馆实践的影响，技术因素广泛渗透并带动图书馆事业的全面变革，图书馆学从术语到学术规范都发生了变化，图书馆学研究也更加务实，同时也更加求新、求变。考察图书馆学的研究主题，可以发现，在几乎所有的理论和实践专题方面，都产生了新的理论、新的理念、新的概念、新的阐释、新的方法、新的技术。可以预计，今后，图书馆学的变革，将主要取决于信息技术的进展。

这些变化反映出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变化。

## 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

在图书馆学发展的两百年历史之中，中外各国有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有数百种。纵观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四个发展阶段：即表象的具体认识阶段、整体的抽象认识阶段、本质规律的认识阶段和深入的整合认识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代表性论说。

### （一）表象的具体认识阶段

图书馆职业是世界最古老的行业之一，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藏书事业及其悠久的藏书活动史。图书馆学正是在以往人们丰富的藏书实践活动中逐步发展成熟的。1922年蔡元培曾说：“一种事业发达到一定的程度，便会产生一种系统的理论。有了系统的理论，那种事业的发达，才有迅速地进步。这是各种事业的通例，图书馆也不在例外。”1931年，英国克罗伊登公共图书馆馆长、伦敦大学图书馆学院讲师贝里克·塞耶斯（Berwick Sayers）也认为，“只有从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中，才能渐渐地推演出一种理论，并加以表述”。

“图书馆学”一词是由德国图书馆学家施莱延格（Martin W.Schretting, 1772—1851）于1807年最早提出来的。从那时起到20世纪20年代，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大都局限于图书馆的某一方面、某一层或某几个浅显的要点上，局限于可以感觉到的具体的图书馆工作方面，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表象的具体认识阶段。该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整理说”“技术说”和“管理说”。

### 1.整理说

“整理说”的代表人物是施莱廷格。他在1808年出版的《图书馆学综合性试用教科书》一书中认为，“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并据此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整理”，其主体内容是图书的配备和目录的编制。他不仅编制出12个大类、200个小类的分类表，而且编制过字顺目录、主题目录。他在此书中第一次全面叙述了图书馆目录的编制原理，并将其视为图书馆学的重要知识体系。施氏尝言：“图书馆应当尽快地找到必要的书籍，以满足任何文献工作的需要。”“整理说”在我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20世纪之前的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就是关于图书整理特别是目录学的历史，刘向的《七略》、程惧的《麟台故事》、郑樵的《通志·校讎略》、邱睿的《论图籍之略》与《访求遗书疏》、孙庆增的《藏书纪要》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 2.技术说

“技术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观点，迄今仍有很大市场。早在1820年，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Friedrich Adolf Ebert, 1791—1834）就在其著作《图书馆员的教育》中指出，“图书馆学应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他强调图书馆员所需要的是综合性的知识，即应掌握外语、历史、文学史、目录学、古籍、百科词典等众多知识。艾氏的观点得到丹麦学者莫尔贝希（C.Molbech, 1783—1857）的支持，莫氏在1829年出版的《论公共图书馆》一书中，进一步阐发艾氏观点并系统化，后人称之为“艾伯特—莫尔贝希体系”。

“技术说”的集大成者是美国图书馆学家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他在其编制的《杜威十进分类法》第一版序言中宣称，他不追求什么理论上的完整体系，而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设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具体而言，“最重要的”是“能轻而易举地分类排列并指出架上的图书、小册子，目录里的卡片，剪贴的零星资料和札记，以及对这些文献进行标引”。

上述学者是以非凡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而享誉图书馆学界的。他们将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归纳为整理文献所需要的一切知识与技术的总和，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如20世纪前期，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在给图书馆学下定义时说：“图书馆学就是发现、搜集、组织及运用印刷或书写的记录之知识与技能。”日本图书馆学家椎名六郎早年也认为，“图书馆学是将图书馆的一切知识与技术，作有组织的研究的学问”。

### 3.管理说

1821年，德国图书馆学者艾伯特首次提出“图书馆管理学”（Library Economy）一词。1839年，法国学者L.A.C.海塞出版了《图书馆管理学》，他认为图书馆学的宗旨是解决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图书馆问题。英国的帕尼兹（Anthony Panizzi, 1797—1879）被誉为

“图书馆员的拿破仑”，他在图书馆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多有建树，担任过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他在1841年编制出版了以著者为主要款目的《91条著录规则》，强调必须有科学的著录规则，目录一定要严格按照著录规则加以编制，后被世界许多国家图书馆所接受。爱德华兹（Edwards，1812—1886）是这一学说的早期代表人物。爱德华兹享有“公共图书馆运动精神之父”的盛誉，他不仅对图书馆法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在图书馆管理的诸多方面均有独到见解，其1859年出版的《图书馆纪要》对19世纪的图书馆管理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1887年，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创办的图书馆学校，全称即为哥伦比亚学院图书馆管理学院（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 at Columbia College）。杜威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是如何提高图书馆管理的时间和成本效益，办学目的就是培养专业的图书馆管理人才，故其课程偏重于图书馆经营实际。同年，圣路易斯公共图书馆馆长F.M.克伦登著文提出，应运用企业管理方法管理图书馆。此后，有关图书馆管理的论著日益增多。

受美欧图书馆学影响，我国早期图书馆论著言及图书馆学研究内容时，也多将研究客体指向“图书馆”。如李小缘在其《图书馆学》（1927年讲义初稿）中指出，就图书馆的“各方面研究之，是为图书馆学”。1934年，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一书出版，该书在讲到图书馆学的意义时说：“什么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学便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学科。”1935年，李景新在一篇论文中也明确表述：“图书馆学就是以科学方法研究关于图书馆的一切事项的学问。”

除上述几种观点外，“工作说”和“方法说”也是该阶段有代表性的观点。图书馆主要是由可见的实体部分和不可见的读者需求部分所组成的，在图书馆学发展的初期，人们首先感知和认识到实体部分及其最重要的技术方法（包括整理）、工作和管理等要素是必然的，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只有当内部和外部的多种条件具备之后，图书馆学研究者才会关注读者，并形成整体的认识。表象的具体认识阶段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技术方面（含管理方法）无论如何都是图书馆学的核心之一。

如果说“整理说”和“技术说”关注的是图书整理的实践活动，“管理说”则将研究的重心从图书整理转向了图书馆的经营与管理，实现了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第一次转变。这种转变对于世界各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发展以及对于图书馆工作的职业化，都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

## （二）整体的抽象认识阶段

始于20世纪20到30年代，下迄90年代。

20世纪前期，世界各国的图书馆事业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一方面各类型、各级别的图书馆纷纷涌现，另一方面图书馆员的职业化又促进了图书馆协会的繁荣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图书馆事业，已成为该国家或地区的重要文化设施和事业。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学也遇到了一些新的研究命题，如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图书馆法规的制定、

图书馆员队伍的建设、图书馆藏书协调、图书馆网的布局等。因此，众多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视角，逐渐将研究视野提升到宏观层面上来。在他们看来，不仅微观图书馆的研究很有价值，宏观的图书馆事业也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巴特勒、阮冈纳赞、杜定友、刘国钧等人几乎同时开始将图书馆置于社会大系统中去考察，他们坚信，图书馆技术固然重要，但作为社会产物的图书馆对社会的反馈，图书馆正是在与社会大系统发生输入——输出交换的同时，才形成一个“发展的有机体”，而所有这些观点正是该阶段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特征，我们称之为整体的抽象认识阶段。也有人称之为“图书馆事业说发展阶段”，而上述图书馆学家也就是该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 1. 社会说

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教授巴特勒是试图将科学方法系统地引入图书馆学研究的第一人。巧合的是，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是美国图书馆学一代宗师杜威去世后两年才出版的，这两件事正是美国图书馆学史上一个旧时代结束与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标志。巴特勒语出惊人，他这样定义图书与图书馆：“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社会机制，而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去的社会装置。”

巴特勒把读书现象与图书馆的本质属性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发现了社会知识是以图书为媒介，通过人们的阅读行为进行传递交流的现象。此观点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与读书现象。这种看法在西方国家的图书馆学界影响很大，人们普遍认为，巴特勒开拓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领域。

1925年，中国的杜定友先生在《图书馆通论》中指出：“图书馆的功用，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一个人不能完全地记着一切，而图书馆可记忆并解答一切。”

### 2. 知识社会学

由德国图书馆学家卡尔施泰特（P.Karstedt）提出，他在1954年出版的《图书馆社会学》一书中认为，图书是客观精神的载体，图书馆则是客观精神得以传递的场所。图书馆是维持和继承社会精神的不可缺少的社会机构，担负着把社会精神移入作为社会形象载体的社会成员的职能，它所采用的手段是搜集、保存和传递社会精神客观化的图书。他认为，“客观精神”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知识社会学”正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知识社会学”也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从整体上研究图书馆现象的还有“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阮冈纳赞于1931年公开发表了《图书馆学五定律》，得出“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的论断。图书馆学五定律为：①书是为了用的；②每个读者有其书；③每本书有其读者；④节省读者时间；⑤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

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还有中国台湾图书馆学家王振鹄教授，他于1984年出版的《图书

馆学论丛》认为，“图书馆就是将人类思想言行的各项记录加以收集、组织、保存，以便于利用的机构”。

### 3.图书馆事业说（要素说）

1957年我国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发表了论文《什么是图书馆学》，文章指出：“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图书馆是客观存在着的一种事业，是人类社会生活现象之一。这种现象，这种事业，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学习生活、文化生活、科学研究生活。既然如此，难道不应该弄明白它的性质、它的发展规律、它的各个组成要素及其规律吗？”刘国钧说：“图书馆事业有五项组成要素：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欲掌握图书馆事业的规律，分别就这五项要素进行深入研究是必需的。”后来，人们在言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时，一般将刘国钧的观点概括为“要素说”。其实，刘国钧所言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明确指称是“图书馆事业”，而非什么图书馆要素，是典型的“事业说”。

1963年，武汉大学黄宗忠先生根据毛泽东《矛盾论》的论述，提出了图书馆事业中“藏与用”这对特有的矛盾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这一观点亦曾被人称为“矛盾说”。1981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教材《图书馆学基础》出版，该书称：“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此说被人称为“规律说”。1984年年底，黄宗忠先生又对自己提出的“矛盾说”进行了修正，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这里的图书馆不是具体的，而是经过抽象的“一种科学概念的图书馆”。1985年年初，沈继武先生又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活动”，人们称之为“活动说”。这些研究对象的新解各有独到之处，在我国图书馆学界广泛传播。不过，它们的出发点均已不再局限于微观的图书馆，而是扩延到了宏观的图书馆，不再仅以图书馆的内部因素为根据。因此，这些观点可以看作“图书馆事业说”的发展与延伸。

上述的“社会说”“知识社会学”和“图书馆事业说”，都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整体认识；二是抽象认识。这两种特征也是该阶段比之表象阶段的进步与发展。整体认识阶段在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它担负着图书馆学成为科学的使命。整体认识阶段的各种观点也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例如，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阐释，“图书馆事业说”20世纪后半叶在我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至今仍为一种主流意识。“图书馆事业说”不但拓展出图书馆学研究的宏观领域，而且也因其开始关注图书馆事业与社会各种复杂联系，为图书馆学研究增加了深度与广度。“图书馆事业说”包容了“矛盾说”“规律说”“活动说”等诸多观点，这些观点都具有“本土”特色，它们表现出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

### （三）本质规律的认识阶段

历史的发展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图书馆的应用，新的“技术论”重新登场；但由于经过了整体的抽象的认识阶段，新的“技术论”也披上了理论的面纱。当然，作为整体认识阶段的延续，理论研究在该阶段居于主导地位。本阶段的主要观点有“交流说”“新技术说”。

#### 1.交流说

“交流说”是信息论特别是情报学与图书馆学相结合的结果。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J.H.Shera,1903—1981）可谓是交流说的集大成者。他在《图书馆学教育基础》（1972）一书中提出，“交流是社会结构的胶粘剂”“图书馆是社会交流链中的一环”“图书馆具有教育作用和传递情报作用。它是人们与文字记录知识之间的中介，是促使记录知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利用的交流系统”。他的“社会认识论”的实质就是交流，他认为，“交流不仅对个人的个性十分重要，而且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其活动也是重要的，所以它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心内容”。谢拉的另一段话有助于说明“交流说”的由来：“传统图书馆文化现在正在面临挑战，或至少在受到一种新的文化分支——‘情报学’的冲击。在这场刚刚开始冲突中，两者本身都可能发生变化。”谢拉的说明证实了我们的推论，即“交流说”的出现是与情报学密切相关的，它或者可以说是情报交流理论在图书馆学中的嫁接。

丘巴梁是苏联图书馆学的一代宗师，曾荣获“功勋文化工作者”的称号。他在专著《普通图书馆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苏联图书馆学是一门把图书馆过程作为群众性地交流社会思想的一种形式的社会科学。”丘巴梁的表述虽然带有苏联政治文化的色彩，但其实质是交流说无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也开始提出自己的交流理论，可分为“文献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和“知识交流说”三种观点。

“文献交流说”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周文俊教授。他在《概论图书馆学》（1983）一文中指出，文献“首先是一种情报交流的工具。图书馆利用文献进行工作，所以说图书馆工作发展的历史，基本上是利用文献这个情报交流工具进行情报交流工作的经验的结晶”。

“文献信息交流说”以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等集体编写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为主要代表作，该书认为，“文献信息交流，是图书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进行文献信息交流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

北京大学吴慰慈教授在《图书馆学概论》（1985）中提出的“中介说”也可以认为是一种“交流说”的观点：“图书馆便是帮助人们利用文献进行间接交流的中介物。”图书馆工作的实质，就是转换文献信息、实现文献价值和部分价值（内容价值）。“知识交流

说”的代表人物是巫浩等人。1984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的巫浩先生向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讨论会提交了论文《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该文章对以往图书馆学仅停留于对图书馆工作表象研究的状况提出了批评，认为应当发掘隐藏在表象下面的内在机制，从表象描述上升到本质揭示。巫浩指出，图书馆收集、存贮、整理、组织、传递和利用知识信息的活动本质是人类知识交流。图书馆实质上是社会知识交流的工具。图书馆学应划分三个层次研究知识交流：①知识交流的基本原理（研究知识、知识载体、知识交流三者的关系）；②知识交流与交流实体（如图书馆）之间的关系；③图书馆知识交流的内在机制。该文发表后，在图书馆学界影响甚广。

“知识交流说”在理论形态上自称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它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新解。“知识交流说”摆脱了从图书馆实体出发确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方式，致力于抽象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这对打破传统图书馆学研究封闭的思维模式，推动本学科科学化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知识交流说”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层次较高，涵盖图书、情报、档案等多门学科，但最后如何返回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中，用于揭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机理，却显得较为乏力。

## 2.新技术说

“新技术说”，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美国的兰开斯特是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兰开斯特在一系列的论著中阐述自己对图书馆的认识，他在《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一书中指出：“实际情况是，通过电子存取的能力，图书馆正在‘被解散’。根据对未来进展的预测，这个过程将会以更快的速度继续下去（这就是说，印刷出版物将要让位，电子出版物将取而代之）。除了收藏旧印刷记录的档案馆和提供娱乐消遣方面的阅读材料的机构之外，现在这种类型的图书馆将会消失。”他还在另一本专著《走向无纸社会》中做了预测：未来的图书馆就是电子信息系统。另外两位美国图书馆学家克劳福特（Walt Crawford）和戈曼（Michael Gorman）不完全同意兰开斯特的观点，他们认为：“印刷品将长期与其他媒体共存互补，图书馆固然在寻求也应该寻求走出‘围墙’的途径，但图书馆将继续是一个包括印刷文本在内的多媒体中心。”“新技术说”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虚拟图书馆”概念和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盛行之势，在一些图书馆学教育单位，计算机技术类课程已超过了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这也是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一种间接的表现。

本质认识阶段的几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深化了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如果说表象认识阶段局限于图书馆的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整体认识阶段局限于图书馆结构及外部联系的展开，那么本质认识阶段则深入到图书馆内部的文献、知识和文献信息层次，而图书馆—文献—文献信息—知识的认识顺序正是揭开图书馆本质的必然途径。